

耳听八方

张楚的一部分

李皖

关于“魔岩三杰”，那个仿佛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在1994年“新音乐的春天”里意气风发，在香港红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上大放异彩的三位青年才俊，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描述他们的现状：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了。

这句话来自何勇本人。这位确实患上了精神病的，但在非发病期间极为正常、清醒、目光锐利的摇滚歌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说过一句：“我们是魔岩三病人。”

这些话形象又有力量，但是结果很坏，实质上，将这三个人固定在了当年那个舞台上，也牢牢地拴在了历史的绳索上。

这种想法，这些意绪，本身就是魔障，而张楚不在其中。很早，他就有摆脱这个绳索的自觉。只是他的隐遁、他的说辞、他的作品，并不能为人们所理解。2019年，在阔别他上一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22年之后，张楚推出了他真正的第三张专辑，《一部分》。

《一部分》进一步地、非常干净地，斩落掉所有可能拖曳于身后、缠绕在身上的历史的绳索。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还没有一个人像张楚这样。他不再受众人的牵制，他摆脱了人们的期待，他不觉得待在那个曾经宏大的、给他带来荣光的母题中有什么必要，他也不再关注时代嬗变、演化的轨迹，他跟这个外界、跟众人、跟时间，没有什么关系。

走出历史的纠缠，不带一点伤，甚至像没有经历过，言行中、心里，毫无曾经剧烈撕扯过的痕迹——这是张楚在这张专辑中崭露的形象。在专辑的前言，他说要回到根上去。所谓回到根上去，我想，就是一个健康自由的人，自然地呼吸，平静地感受，享有这天地人生。而每一个自主的人，自必能够听懂，感受到这歌唱、这音乐所现出的那个灵魂。

这些歌曲没有重压，没有历史的阴影，没有任何宏大事物的压迫。《佛国记》《阳光落下来》就是游记。穿过历史复杂、宗教氛围厚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个歌唱的人心无挂碍，既非研究家、思想家，也非诗人、信徒，而就像是一个普通游客。他用没有重量的闲散眼光，看看风景、名胜和日常，有时感慨，也是不过分的感慨。在摩洛哥好像心情低落，怀有难言的心事，却也在正常状态。对比强烈的地理风光和异国风土人情掠过眼前，阳光落下来，心一直没暖过来，不过，也就是这样。谁还没个不开心哪！

《时空》像1995年窦唯的《黄昏》一样出神，唱人与时空连成一片的状态。一样的，二者都有切断了正常话语的字词碎片式的表达。不一样的，窦唯在回忆一段男女之情，思绪断续回闪，深陷于沉默，而张楚在观照天地、山水、晨昏、四时、物我，在享受这一片灵性和神秘。《发光》呈现了这积极的“自主的个体”的幸福，这静静地、深深地、空空地、满满地感受这宇宙之幸。他将现象界分为绿、蓝、紫三种——绿色，是饱满的生活；蓝色，是没有检验的世界；紫色，“包含了很多/有些单纯/解释了疑惑”。《一部分》，这专辑的点题曲目，是张楚对自己现状的一个自况，“我是星辰的一部分/美丽是今天的一部分”，“呼吸是赞美的一部分/平静是力量的一部分”。就是在这样对平常的发现，在这样正面、积极、平常而又神魂俱在的状态里，他看见风中有对白，果实很渺小，希望会微笑；他倾听晚风摇摆，在风中为喜悦喝彩，因喜悦而丰盈，祝愿悲伤永被欢笑打败——他很真实、很踏实，似乎欣悦而自在丰满。

而回忆就回忆，毫无异样，没有过度的悲喜，但见几分愉悦时泛起在脸上。《记忆池塘》肯定了成长，对“让人感到彷徨”的“不可以行动的思想”腹诽，而赞赏“在远方和阳光蜜语无妨”的那种状态。幻想就幻想，《ELLA》像部科幻小说，讲ELLA与“长脸”跨时空的心灵感应式的飞行会面，最重要的领悟是“飞行是重要的一点/你就能学会很多转变”，而整个过程，是发现的欣喜，是心跳和温柔。最后，因为家里会担心，赶紧在晚餐以前飞回去。这个想象，这个感觉，这个反应，都家常且积极，

对日常生活及其伦理抱持肯定态度。

开头的两首歌，粘连着一点点过去，很自然，但同时就有那种未染旧日一分灰尘的干净。《书》是对大自然、对宁静人世的欣享，说“生命不应该是被装订出的信念”，“日出日落才让人感到珍贵”。《嘿》是对这样一个笃定活在当下的自己的肯定，说到过去是，“做茧之后的彩色秋窗/落叶再轻抚你的面庞/那不想定义的风/将一些粉碎/一些珍藏”；而现在是，“和自己再来一次拥抱/可以像天使一样地微笑/你的眼睛能控制这梦境/就像草地上轻盈的风”。真是好，真是健康豁达爽朗。人，再一次地打开，敞开来面对这天地人寰，不作茧，不被概念和定义拘束，是现实的又是迷醉的。

最后一曲，叫“月亮与灵魂”。《月亮与灵魂》继续写沉浸、相忘于自然世界（月光）里的圆满状态，将物我合一物（“这完整的画面/并非非是目光所见/也许它是月光所演”），并把自然的启示意义置于自我的意识之上（“给你天真的时间/缩小自我的界限/感知存在的天边/在黑暗中没有最远也无需需要语言”），这是歌者理想中的阔大之境，也是他的现状、现实，称赞它为“木偶失去了生的枷锁”，“灵魂没有了道路的局限”，一种无言、无边之境。夜空、星星、月光、大海，心中明亮，“隐藏中的最好”。问题和答

案？魔鬼才拥有。而结尾，就悬在那里，一个完全就是“未完”的乐句，突然停顿，停在空中，就是这专辑的结束。告诉你这没结束，后面还有，仍只是一部分。人生、后头，还未了。或许还很长很长，更长，更辽阔远大。

说了这么多，一点儿都还没说到音乐。说到音乐，张楚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无比真实的、可以直达你心底的直嗓子。这是一种郁闷而振奋的声音。尤其在他肯定的那些境界里，这歌声里的能量，那人性的诚实的力量，给人以鼓舞，打开了苦闷和桎梏。他的词曲，能合作完成这个人声，贴切，并不天然，有人工的造化，有他自己的口音和建造。经常是笨拙的，但又转折得妥帖，生出独此一家的生涩趣味。

也可能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这张专辑有些歌曲，录音、制作得不好，有时糟糕，但依然值得听。对那个了不起的领悟而言，这些细节上的享乐，没有就没有吧，有时连小节都算不上。

有段时间，可能有长达十年，张楚也曾经在寻找试图通往新的时代、人心的通道，但是他找不到。《一部分》的出版说明，他已经更清醒地理清了历史的缠绕，斩落了那个情结，不再将时代的通道视为必要、必然。作为一个野生出色人物，张楚的表达常常不易被世人读解，包括他最光

彩的时刻，那些警句、歌诗也并不能被时代之语完全化解。但这野生之材偏偏也是一个凝聚了时代精神的人物，他的成长、转变哪怕是沉默不语，都值得人们关注。那里面有时间的秘密，有社会境遇的秘密，有我们此生的秘密。

那些格外清醒的人，迟早会发现：时间倾听乃是每一个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而记忆的延绵，是维系着思想，维系着整个个性成立的前提。个人如此，人类亦然。人类更在个人觉知可以互证的经验中，成立了这整个世界的真实。这实质上支持了历史的方法论，并将这种方法论置于所有思想、学问乃至是人生本身的前头。因为历史能够肯定，我们才得以肯定自身，确认这人生是真实而非虚幻。同样的，重视并检视记忆，检点历史的诸般延绵、造化、成就，或使我们获得我们唯一可以获得的从源头一直涌流到未来的所有真实。

这就是聆听并反思张楚这张新作的意义，那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值得惦记、跟踪、追索，上下前后格外打量。

有例外吗？当然有，但这将跑到人类长期普遍认可的理性世界之外了，不是这里能讨论的。

2019年10月11日

笔会

雨中的兔子

(布面油画)

张占占



常常被问到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文学，诱因是什么？我得说部分是因为电影《红衣少女》，由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

那部电影热映时，我在一个小镇读初中。一天，我们几个女生相约准备逃避晚自习去看这部电影。几个女生一整天心怀小鹿，七上八下的。我的父亲就是中学语文老师，也许是由于想严格管理身份，也许是出于对自己乡村知识分子形象的自信，我被直接分到父亲任班主任的班级，每天都在他眼皮底下晃荡。晚上到底用什么借口请假不参加晚自习，大家七嘴八舌，不得要领，有个年龄大我两岁的女生想了个主意，说她妈妈喊她叫几个同学帮缝被子。过去缝被子是家里的大事，天气好赶紧拆下来洗了，洗后有些讲究的还用米汤浆一次，然后要铺平整用粗纱线缝起来。这个借口显然很粗糙，虽然缝被子需要人打下手，不过一般来说主妇们都会就星期日做这些事。但电影在小镇上演的时间这么仓促，我们一群十几岁的少女能有什么老谋深算的借口？

语文课一下课，我赶紧低下头。只见那个年纪大的女生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她负责去请假。没想到她很快就走下来了，告诉我，我爸同意了，并且没有仔细问。这倒让我狐疑，但高兴的情绪压倒猜疑。

轮下来犯难的是票钱，我身上根本没有零钱，别误会，更不会有整的。那时都吃饭堂，一学期一起交，不需要每顿再花钱，家里也没有要给孩子钱的想法，最根本的是每个人家里都没什么多余的钱。

胡乱把一碗饭扒下去了，就又聚到电影院门口。这时我们胆怯起来，怕在卖票时碰到学校的老师或者某个家长。于是商量，我和家住街上的两个同学一起躲起来，让那个住校的女生去买票，认识她的人要少些。这位女生虽然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答应了。不知道谁拿出了一条手绢，说让她绑在头上，这样即使是老师也不见得会认出来。她真的把这条皱巴巴的手绢当头巾用了，算是简单化了个装。我们三个紧张地躲在暗处观望。

买票的队伍越来越长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轮到我了，很顺利。她拿到了四张票，一边朝我们飞奔过来，一边连忙将头巾扯下还掉，说扎个手绢筒直欲盖弥彰，大家都看她，怪不好意思的。

同学从家里“拿”的钱有点多，于是进电影院时又买了一毛钱瓜子，卖瓜子的老人用旧报纸卷成雪糕的形状，装满一筒炒熟瓜子递给我们。我的心还是不大定，总怕穿帮，一会儿又担心我爸爸会去那个同学家家访，一会儿又担心电影院里会被其他老师发现，学校二三十个老师没有不认识我的。那个偷钱的同学就老拿瓜子给我，让我低下头嗑瓜子，自己大着胆子四处张望，看有没有其他老师。大概瞄了三圈之后，她突然低下了头，小声说：我们都低下头，别乱看。我问她是见到哪个老师了，她说，别出声。我问难道是校长，她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再也不敢嗑瓜子了，心乱跳。

好在没多久电影就开始了，我们很快就被“红衣少女”的红衣服吸引了。衣服料子有些飘飘然的感觉，后面有条小拉链，配着雪白的裙子。什么时候我们能穿上这么美的衣服呢？我很喜欢安然在妈妈面前据理力争的样子，唉，如果我是她，就胆敢伸手跟爸爸要买电影票的钱了。再后来，安然评“三好学生”的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甚至想要帮她投一票。要是我是她，大概会顺应着要了这个“三好”，可是她去找老师了，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内心，当众宣布明年再评。我敢吗？电影就在这种不断联想和

一部电影的文学启蒙

申霞艳

代人中进行着，我心里各种翻腾：振奋、酸楚、勇气、忧伤、犹豫……五味杂陈，不知不觉，电影就结束了。当影院的灯亮起来时，大家竟然一起鼓掌，好像听到了内心的命令。

白炽灯让我们一下子回到现实中，赶紧问旁边的同学到底看到谁了。她附我耳朵边说：“看到你爸爸！”我懵了——爸爸也会来看这样的电影？！调整了一下情绪，脑袋里迅速转过成百上千的念头。

这时我同学说：你就大摇大摆地回去，说帮我缝被子去了。因为你爸爸未必看到我们了。我一句话也没有，被她拉着手走出了电影院。红衣少女一下子离我那么遥远。她反抗父母、反抗老师的勇气曾经激励着我，现在却如此轻易地烟消云散了。我一手心的汗，脑袋一团毛线。

我最终要独自一人去面对爸爸加班主任。我想好了，只要爸爸问起，我就说实话，他也不看了嘛，电影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妥，安然就是顶撞了一下长辈，穿了一下红套头衫，没什么。

剑桥是著名的自行车城，城区不大，地势平坦，小路纵横，四通八达，十分适合单车穿行。据说全城有四分之一人口，以单车为主要的通勤工具。所以，我到剑桥后，头一件事就是去买一辆单车。

“记得买辆二手的车。”剑桥大学房产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亚当为我办理入住手续，逐条解释各个事项，谈到单车时，特地嘱咐，“总有人买了新车，转头就给偷了。当然，你别误会，剑桥很安全，就是单车这事，说不准。”他最后递给我的人住清单里，专有一份剑桥自行车的防盗指南。我把指南的要义记在心里，第二天，就到了朋友推荐的一位康师傅家，去挑二手车。

康师傅一家是福建福清人，夫人是基督徒，做一手好菜。他家有三个孩子，我去的时候，已是放学时间，小朋友们弹琴唱歌，十分热闹。男主人白天上班，业余时间兼做二手单车的生意，来的多是中国客人。他家住在苏格兰路，穿行过小小的客厅、厨房，来到小小的后院，就看到堆着的十几辆旧单车。

正挑着，从后院走进来一个小伙子，也是来提二手车的。他在剑桥大学工程专业读大三，前一辆单车刚被偷了。“是新车吗？”“不是。旧车。”“没锁吗？”“锁了。被撬了。”“停得太偏僻了吧？”“不是，就停在学院。搞车那事儿，CCTV都拍到了。可是没有用。”CCTV当然不是我们熟知的电视台，而是英国闻名的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单车被盗，在剑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然可以报警，结果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剑桥的单车，不但买新车要谨慎，还得小心看上去比较好的二手车，而且一定要配一把结实的好锁。

我们笑问康师傅，生意一定很兴隆吧。他笑答：“唉，生意太好，我也忧心。我还有正经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呢。”大家都笑起来。

最后挑定一辆单车，在院子后的空地上骑一骑，感觉不错，就提走了。车价50镑。剑桥的新自行车，单价多在百镑至几百不等。上千镑的也有，当然那是专业骑行者的装备了。

等到骑上车，方才领略到自行车城的便利。从我居住的剑桥西部新区骑行到市中心，不过二十分钟时间。乘坐巴士的话，最顺畅的车况，大概也是差不多时间。剑桥的马路多有单独的红色自行车道，有时在道路两边，有时在左右机动车道之间。临近一些交通大路口，自行车道还分出不同的转向道。所有的行车道，到了路口交通灯前，都变作一整片红色，上绘着自行车的白色图标。这意味着，每到红灯时，自行车可以潇洒地越过一众汽车，一直骑行到车道前方，大咧咧地停在汽车们前头。有些交通路口，红灯时间结束后，会专为自行车先亮起绿灯，稍后才允许汽车启动。我在剑桥骑行，常见一片自行车横亘在路口车前，待绿灯亮起，齐刷刷向前，场景甚为壮观。

与之配套的是，大街上，店门口，随处可见一排排U形的金属桩，专用来停放和锁定自行车。用车锁将单车牢牢固定在粗大的金属桩上，是剑桥单车防盗指南的重要内容。

剑桥城区的汽车开得快，是出了名的，也不常给自行车让道。骑行间，听着大车小车从身边疾驰而过，呼呼生风，颇要些勇气和胆量。单车和行人也很不客气，车流不多时，见到红灯，常常径直闯过。偶有些时候，在没有交通灯的路口，汽车司机也会踩下刹车，友好地一挥手，示意单车先行。于是一边过路，一边向司机点头致谢，一时感到行路匆匆中，又多了些淡淡的暖意。

单车可以随意进出剑桥的老街，这却是开车不可能有的福利。从我的住处

剑桥的单车

赵霞

到我访学的剑桥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一路经过剑桥图书馆、国王学院一带。单车在窄小的石路间左右穿梭，两边是古老沉静的建筑，雨夜里，被雨水浸润出的古老石苔的气味，丝丝沁入鼻间。有时，车子在鹅卵石子铺成的路上颠簸而行，同向和逆向不时有骑车人擦身而过，听着轮毂振动，车铃轻鸣，几乎忘了这是在上下班的路上。

最美妙是在乡间小路骑行。大片的原野和绿地围绕着窄窄的小道，快速骑行间，目力和呼吸都舒展到极致。有时一个拐弯，人车俱已转到树林子里，上头是枝叶交错的穹顶，左右是窸窣率率的灌木。松鼠是最常见的伙伴，总是不紧不慢地穿过小路，体型不一，毛色各异。又大又壮的野鸽子，飞起来是一群一群的，翅膀扇起的风，就在头顶和脸颊旁掠过。乌鸦也是大。还有雉鸡，长尾彩羽，从林子里一纵一跳地经过。再拐个弯，忽地一下，又回到了车马喧嚣的大马路，恍惚如从世外归回人间。

稍嫌麻烦的是下雨天。小雨当然没问题。下得大了，就很妨碍骑行。在这里，很少看到骑车穿雨衣的。大家都是把防风衣的帽兜往头上一罩，大家不误。好在剑桥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出门是雨水淋漓，骑到中途，忽然云收雨霁，露出碧蓝的天幕，阳光照下来跟金子似的。心情自然也是大好。

一个雨后的中午，我骑单车沿一个乡间斜坡愉快地下行，不料在拐角处厚厚的落叶丛里，连人带车、狠狠摔倒。起身看时，背包掉了，衣服湿了。再想骑时，发现车子的链条也脱落了。小路上没有别人，松鼠和鸟叫得劲，叫我很不想推着车子，这样狼狈地回去。于是索性鼓起勇气，蹲下来查看车子的状况。眼见得车链子软塌塌地垂落在地，初看只觉失望，再看时，忽然感到一点久违的熟悉。我伸手过去，早已淡忘的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从链子和齿轮的触感里一点点地苏醒。那些骑着单车上学的日子，那些车链子从黑色齿轮上脱落的瞬间。当我屏住呼吸，轻摇踏板，看着链子与齿轮渐行咬合，终于完好紧紧地融为一体，一种难言的欢愉，浸透了这个孤独的片刻。

你知道，生活中总有些可爱的光亮，在不知名的拐角处静待。这是剑桥的单车给予我的另一份礼物。

2019年11月于英国剑桥

欲言又止。

这件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过去了，我和爸爸始终也没有谈起这部电影，也没有揭穿请假的谎言。一起看电影的少女们倒常常下课一起神秘地谈论着安然、安静、诗歌、爱情，遥远的未来和远方在眼前展开。

乡镇的日子按自己的步伐往前走，有时候日头移动很快，有时候漫长得仿佛静止。春去秋来，寒暑易节。第二年暑假，安然款的衬衫被风刮到了我们镇上。看过电影的少女都围着红衬衣叽叽喳喳，嫌没有原版的好看，料子不够飘逸，但都爱不释手。可是买衣服是大钱，谁都不敢问家里要，那时候买新衣服是家庭大事，要在春节立项，专款专用的。姐妹几个谁长得快谁最赚。我们大抵都懂事，懂得父母的难处，毕竟吃饱才是要事。

有一天，我妈妈突然拿出一件“安然衫”给我，说爸爸主张买的。这件衬衫我穿了好些年，直到后来长太高了，实在穿不下了才给了表妹，表妹又穿了几年。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有如此高的使用率，妈妈见我这样喜欢，后来就经常给我买红衣服，我一度也被同学称为红衣少女。

就这样，我喜欢上了红衣服，兼着喜欢上了文艺。那位偷钱买票的女生没考上高中，就直接当了电影放映员，晚上骑个男式28寸大单车载着沉沉的机器到各村子去放电影。好多电影她简直倒背如流，每次邂逅她都给我讲电影。我对她的生活羡慕极了，放假时也跟着她跑了几个村子，可惜电视机很快就在乡村普及了。她应该是最后一波在乡村放电影的，要是她当时碰上的是今天这个新媒体时代，一定是很好的电影评论员。

